

纸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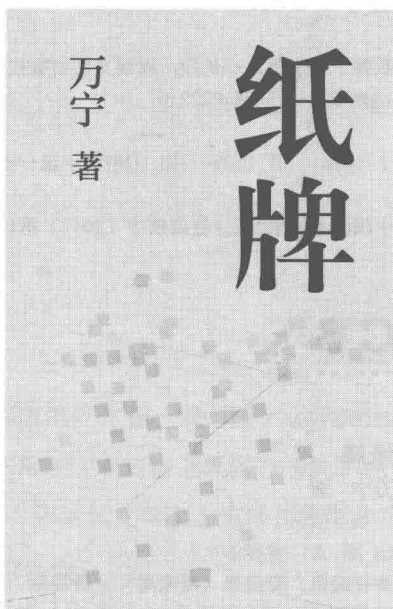
万宁 著

Z H I P A I



纸牌

万宁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纸牌 / 万宁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7. 8

ISBN 978-7-5404-8222-0

I. ①纸… II. ①万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67258号



ZHIPAI

纸牌

万宁 著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龚煌景 (龚湘海) 杨晓澜

封面设计: 琥珀视觉

版式设计: 流暢圖文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址: 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2017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 880 mm×1230 mm 1/32

印张: 11

字数: 236千字

书号: ISBN 978-7-5404-8222-0

定价: 38.00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-85983015

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, 0731-85983028

当年君山看牌人（代序）

王跃文

世间有同袍同窗之情，未听闻有同刊之谊。20世纪90年代末，我在《湖南文学》上发表小说，亦常在这本刊物上读到万宁的小说。我与万宁女士，岂非有同刊之谊乎？那时候文学杂志流行刊载作者简介，我便知万宁小我几岁，湖南株洲人氏。

1991年秋，我因公出差到了长沙，去湖南文学杂志社，拜访编辑黄斌先生。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《无头无尾的故事》，就是黄斌先生编发的。他在自然来稿里翻出我的稿子，居然把这篇小说发表了。此后他又连续编发了我两篇小说，我俩却从未见过面。那天，我大老远地上门拜访，也只匆匆交谈几句，他就出门忙别的事去了。真可谓君子之交淡如水。这时，一位儒雅的长者过来，站在黄斌那张已经空了的办公桌前，手轻轻敲着桌子说：“60年代出生的湖南青年作家，我只关注两个人，男看跃文，女看万宁。”一位编辑见我脸色茫然，忙告诉我这位长者是以平老师，刚刚退休的《湖南文学》前任主编。一个未及三十岁的年轻人，受到文学杂志老主编这般鼓舞，我内心说不出的欣喜。可是我年轻口讷，且有眼不识泰山。王以平老师一直站着，望

着窗外，目光很是遥远。

从此，我记住万宁了，留意遇见到的她的每篇作品。读她的小说，我颇为钦羡，而又自卑。她小说里那种细腻、清丽和温婉，我是缺乏且学不到的。作家各有其阅历和气质，其文学风景也是造化随缘吧。比如，她在作品里对各种人物细致幽微的深度体察，不是我这粗枝大叶的人所能及的；她能摹写各种职业的人物并道出他们的喜怒哀乐，也是由她媒体人广泛的阅世阅人方能做到的。而我的小说景象，却只能以我的目光为半径画着有限的圆。

初次见到万宁，已是1996年的秋天。中国作家杂志社来湘办笔会，地点选在岳阳君山。那天，一间屋子有人打麻将。我进去观战，万宁也在看牌。我朝万宁打招呼，彼此致意，并不多话。我棋牌都略懂，却通常只是看客。万宁是否也只看人打麻将？我想起王以平老师的话了。这话除了我，恐怕没有谁听到过。我也从不提及，怕这话传出去，显得我狂傲。借他人之口自吹，招数并不高明。我同万宁都安静地坐着，只看别人的输赢。

万宁是极娴雅沉静的，这是她在君山留给我的印象。后来，我们隔上几年也会见面，都是极偶然的文学聚会。她十分安静，见人只微微一笑。朋友们围坐聊天，她多半也是听着，极少插话谗言。人如其名，果真暗连神秘信息吗？“宁”是让人安心的字眼，万宁是名如其人的。多年后，突然读到她的中篇小说《麻将》，那里面的纷繁熙攘叫我很难想象这是万宁的作品。万宁的小说开始别开格局，已有大观气象。那时候开始，万宁不断有新作面世，如《纸牌》，如《干瞪眼》，如《与天堂语》，如《波士顿的邂逅》，如《朋友圈 同学群》，如《村上椿树》。

读这些小说，但见世事嘈杂，光怪陆离；市声鼎沸，往来翕忽；欲望奔突，生死无常；岁月流淌，人物喧嚣。作家写小说自有其神思妙想，读者是不必悬揣的。我若强为万宁作解人，便觉着她在质疑或颠覆某种秩序。《麻将》中的蓝晓儿死于自己的慈善，《纸牌》中的别样红被自己情人所害，《干瞪眼》中的朱沙沙酷爱纸媒却不得不下水干新媒体，《朋友圈 同学群》中的朋友和同学们远不是过去的情谊了，《村上椿树》中的骆霞并不因她的勤奋诚朴而收获爱情，《与天堂语》中的九姨漂亮单纯却是红颜薄命。生活是一条泥沙俱下的泛滥的河，将理性、道义、逻辑等等符合秩序的元素冲得七零八落。当然，一句话即可道完的小说必定不是好小说，万宁小说的意蕴是丰富而深沉的。

人需安身，尤需立命；安身不易，立命更难。万宁是媒体人，一直是报社的记者和编辑。她凭此职业安身，这即是她的衣食所寄，也是她瞭望生活的窗口。她却凭文学立命，这是她的灵魂所依，她说自己除去文学将皮囊空空。同为文学中人，我亦心有戚戚焉。如今的万宁仍是当年君山看牌人，只不过她看的不再是牌局的输赢了。

目 录

001	纸牌
045	干瞪眼
097	麻将
153	与天堂语
193	波士顿的邂逅
236	朋友圈 同学群
296	村上椿树
342	后记

纸牌

1

牌桌上，巫紫花枝乱颤，几盘下来，尽是她洗牌发牌。她洗牌动作娴熟麻利，两垛牌，端在手心，轻轻一搭，就完美切入，切入时不但发出嗞嗞的脆响，还窝出两道弧线。这样子重复两次，便是上家么牌。就听见边上的人喊：“好点么，么死她。”巫紫拿起么过的牌，在桌面上天女撒花样飞速发牌。四份，每人发十四张，庄家十五张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巫紫一得空，就摇着手腕，嗔言“累死啦，总是我发牌”。

她们玩的纸牌，是字牌的一种。规矩是和了牌的人也就是庄家发牌。打牌谁不想和牌？上家数牌的翁小凡横了她一眼，想自己还没埋怨总是自己么牌数牌。另两个闲着的人看着巫紫得了便宜还卖乖，只是撇了撇嘴，眼睛里游移着不屑，甚至还有幸灾乐祸。从桌面上看，幸灾乐祸是不存在的，巫紫是赢家，而且还不少，三大、四清、提龙、跑喜、地和、天和、三碰连和、四清连和，甚至还打

出了五福，所有纸牌的大方子她都要尽。

“哎，总是这样，就不叫打牌啦，是抢钱哩，怎么总是一个人和牌呢。”林子香嘟囔着。

林子香的下家姜蓝低着头，扯着手指上的倒刺，一张嘴就扑来阵阵阴气，她说：“我是越来越相信老天爷了，有因就有果。”说完便抬起头，做巫婆状，那眼神立马就空蒙起来。

“都是些什么人，打个牌还要装神弄鬼。”翁小凡把她眼睛里的白恶狠狠地甩了出来。

巫紫理着手上的牌，前面煨了两坎。别人的钱立马往她面前飞来。她丢下一张小一，附和道：“小凡说得对，我今天手气好一点，干吗就要这么多怪话？平常你们手气好的时候，我说什么了？”

两片厚嘴唇叭叭地翻动着，就在她刚说出做人要厚道时，就碰了林子香的一个大玖。喜癫癫地，嚷起来：“三碰。”林子香灰着一张脸，边丢钱给巫紫，边抽自己一个耳光，啧、啧地恨自己打得臭。刚刚安静了一会，巫紫摸到一张大壹，嘴里念着：“蛇仔。”其实就是一条龙。接着把煨在面前的这坎掀开，四个黑色的大壹赫然呈现。边上三人，哎哎地叹气，把钱极不情愿地抛给她，连喊受不了，手气怎么能这样一边倒。

接下来的一盘，更是奇，巫紫打开刚刚发的牌，一声尖叫，里边居然有两条龙，也就是有两个四个一样的牌。这是天和。

结果，这晚刚刚十点多一点，她们中就有一人断了腿，牌就无法玩下去了。

巫紫在桌前点钱，姜蓝从卫生间出来，扯起自己的包挎上，佯

装轻描淡写地说：“你们知道今天别样红在县里结婚不？”

“新郎是哪个？”林子香问。

“关你卵事。”翁小凡丢来一句痞话。

林子香突然就来气了：“你怎么说粗话！她也是我们同学，结婚没请我们就算了，新郎是谁总要搞清吧。”

翁小凡笑起来：“梅县都只点点大，我们梅溪镇呢，就更小，谁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。”

巫紫把一沓钱放进包里，目光刮了翁小凡一眼，说：“有什么好隐瞒的，新郎是我屋里过去的死鬼。”

林子香一口气哽住了样，鼓着眼睛，半天吐不出话来。等她把虫虫的爸爸的事情完整讲完时，巫紫早已出门，留下她们三个放肆嘀咕。

巫紫知道她们不八卦一下，就憋得慌。有时候，朋友只是玩伴，并不能依赖，因为人性的弱点与缺陷在哪里都无法回避。

巫紫一个人走进黑夜。镇上微弱的街灯若有若无，很多人家的堂屋还敞开着；有几家的饭桌上，纸叶子正飞得酣畅，打纸牌是此地乡民的爱好。有人说这是“乡粹”。此时，镇上小街无车无人，只有巫紫的高跟鞋叩在青石板上，哒、哒地随着夜色婉转清亮。巫紫进了临江的一个院子，这是她上班与住宿的地方。梅溪镇农村信用社。

今晚，巫紫本想鏖战到半夜，把自己累得跟猪一样，然后什么都不想，倒下就睡。可是，这个时候散场，回到家里，她注定要胡思乱想。其实，前夫与自己离婚六年了，他与谁结婚都不关她的事，问题是，与他结婚的人是别样红，这个女人与自己从小一起长大。

如果按相术的说法,这个女人是自己的克星,小时候,成绩比自己好,老师处处表扬她,长大后,自己喜欢的男同学又个个喜欢她。即使不在一个地方,她远在县城,居然还是抢走了胡信明。

洗完澡的巫紫坐在床头莫名地生气,她上了QQ,同学群里QQ图像摇摇晃晃。在这个夜晚,想说话的人很多很多。有个好事者,把白天胡信明与别样红的婚礼照片传到群里,自然是祝福声一片一片的,有人感叹,别样红有面子,县里所有头面人物都来捧场了。照片里的别样红风情万种,端着红酒携同胡信明在桌间穿行,那灿烂的笑容让巫紫咬牙切齿,她气急败坏地在这张照片下方打出一行字:看这烂笑,小三样。

发送之后,巫紫又觉得自己过了,是在干吗呢。可是她的电脑水平,让她无法收回发送出去的字。她呆愣着。突然一行字冲了上来:随意诬陷,小心你的脑袋!留言显示是胡信明的QQ网名。巫紫的火噌地一下嗞嗞地冒烟了,键盘打得叭叭响,她说:全县人民都知道,她是小三,你不知道?巫紫之所以毫无顾忌,她用的是儿子虫虫刚刚申请的QQ号。不过,说别样红是小三,也不是她瞎讲的,关于别样红的风言风语多的是,她比巫紫还早离婚,听说离婚原因是她丈夫觉察到什么。她有情人,仿佛是个公开的秘密。

这也是巫紫对胡信明结婚生气的主要原因,离开她,以为他要找一个仙女,结果是这样一个烂货,自己能不生气吗?不想胡信明却不知好歹地冲上来,言辞激烈地叫嚣:查到你的IP地址,咱们法庭上见。巫紫送去一个鬼脸,说:有种,你就查!那边回嘴:不查,是你崽!

你做崽，太老了，让你崽做我崽！顶回去后，巫紫笑翻了，他胡信明的崽千真万确是她的崽。一阵子后，她又心怀叵测地丢下一句话：新郎，此时正是洞房花烛夜，你还在网上，是新娘陪别人去了？

胡信明立马打出一行字：你是谁？

管我是谁，找新娘去吧！要不，我明天向全县通报，你的洞房之夜，没有新娘。巫紫舔出舌头，像蛇吐着信子，笑得阴险妩媚。

我操你妈！胡信明显然暴躁了。看见粗话亮出，巫紫心里那个痛快啊，她仿佛看到了胡信明熊熊燃烧的怒气。她下了线，怕话多露馅。

这晚，她居然睡得很香。

第二天一上班，住在县城的刘姐急不可待地发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。新郎胡信明夜闯县委招待所！当众扇了别样红两耳光！

2

胡信明自从追到别样红，就一直飘在空中，没落过地。上学时，坐在前排的别样红在他眼睛里是挪不开的。别样红就像是住在他心里的鬼，看着不声不响，法力却无边，把胡信明折腾得七上八下的。几个月前，胡信明在一个饭局上遇见别样红，借着酒胆，向一桌人兜底，说红局长是我从小到大的梦中情人。于是众人起哄，梦中情人管个鸟用，如今你未娶她未嫁，不如实实在在搞到一起，让梦成真。

别样红在别人的调笑中，一直含颌浅笑，这笑容是一种鼓动，也让胡信明无比亢奋。饭局之后，他不顾朋友的反对，续上从前对

别样红的追求。只是，胡信明怎么都没想到，一直高高在上的别样红没再像从前那样拒绝了，对他所有的行为，都在半推半就中一起完成，包括他们睡到床上的过程。如此顺利，反倒让胡信明略微失望。男人是受虐动物，心里记住的总是那些傲气与清高。当然，这种心理只是一闪而过，能追到别样红，直到结婚他都觉得不真实。自己可以算是一无所有，与人一起开了几年的矿，总的来说赚得少赔得多，儿子虫虫曾神秘地告诉他，外公在家里说过，你家祖坟朝向不对，说你没有发财的命。每次矿崩或是事故，胡信明就会想起前岳父的话。以至于他也到祖坟上看过几次，正前方的天际线上有连绵起伏的山脉，层层叠叠，近前两口水塘陷在大片的稻田中，他站在山坡上的任何地方看风景，都会心旷神怡。站在那，他自然又否定了前岳父的说法。自己发不发财，跟祖坟没关系。可是，他财气不旺终究是个事实，几年间，失败让他锐气削减，目光游移。好在他的落魄别样红却没看在眼里，几个月的相处，居然就谈婚论嫁。别样红说，这么多年过去，她只想要一个家。

于是，胡信明丢下生意喜癫癫地张罗起婚礼。房子的装修装饰，家具电器的更换更新，请柬的发送，酒席的预订等等一切琐碎的事，胡信明因心怀憧憬，一件一件地办下来，竟不觉得累。只是没想到一场婚礼办下来，场面有些暧昧，让他心里窝着无名火，刚好又遇上QQ里的混蛋冲上来浇油，火苗呈燎原之势，迅猛地噼里啪啦起来。

他娘的，这叫什么洞房花烛夜？

晚上，他们夫妇置办了两桌答谢宴。来的人都是别样红的领导。气氛比中午还热烈，酒喝得很猛。喝了酒的领导，便少了些伪装，

多了些平常见不到的姿态，拍拍打打，搂搂抱抱，在酒精的掩饰下，所有的语言与动作都是裸体的，但又显得顺理成章。可是他们拍的抱的是他胡信明的老婆啊，在那个喜庆的场面，胡信明鼓起的眼珠子几次落到地上，他悲愤至极，可是别样红却如一条凤尾鱼游弋在一堆烂鱼烂虾中，应付自如。令人发指的是，晚宴之后，有人居然厚颜无耻地提议，开房打纸牌。别样红手下立马就在县委招待所安排房间。胡信明在那个时候已不是主角，没人征求他的意见，在这里，他没有话语权。他嘟囔着，却被他弟弟拖着，送回了家。

他的新婚之夜，新娘居然在陪别人打纸牌，这要是说出去，他胡信明的面子往哪里搁。“嚷什么嚷，你这也叫新婚之夜，今天只是弄个仪式给大家看看，一对新人两个旧东西。”弟弟说，“你娶了个场面上的老婆，她不去应付那些个场面，谁去啊。”

两句话，胡信明酒醒了一半，心情也平复了许多。他歪在沙发上眯眼打盹，然后鼾声四起。醒来时，房间里浸透着酒气也浸透出一种死寂。揉眼环顾四周，他无法相信白天的婚礼，那场热闹与自己有关。他陷在沙发里，眼里落下黑漆漆的漠然。世界静了好久，思维也停顿了，接着，才稍稍有些回转。胡信明抹了一把脸，在桌前打开电脑，自动登录的QQ居然晃个不停，他的婚礼成了他那些朋友关注的热点。在众多闪动的企鹅中，他撞到了一个扫把星。在扫把星的推波助澜下，他举起熊熊燃烧的怒火冲进招待所，丢在了正在酣战的牌桌上，同时就势给别样红送上两巴掌。这一举动，震惊了别人也震惊了自己。

接下来的两天，胡信明蜷缩着，沉寂在家里。这个新娘缺席的

婚房，装饰出来的喜气，透着一种沮丧。结婚本是把自己好好整理一下，带着爱重新出发，让日子丰盈起来。可是胡信明却亲手把丰盈毁了。那晚的癫狂，在胡信明看来充满诡异，生活中的他，是没有那么胆大妄为的。这使他相信，他的身体里潜伏着另一个胡信明。他惶惑地抬望四周，想在空气中寻到一点气息。可是房间里俗艳的红色，仿佛正对他咧嘴嬉笑，那嬉笑在胡信明眼里分明是变了形的血盆大口。他仿佛有掉进去的危险。于是，他霍地立起来，伸手要去扯那些个碎纸流苏。这时，门边传来开锁的声音。

别样红提着菜，带着虫虫与她女儿玖儿走了进来。胡信明呆立着。别样红瞟了他一眼：“怪了，今天怎么跟傻子样，那天的剽悍哪去了？”接着伸手推搡他，说：“还不快帮我把菜接了。”胡信明这才回过神，噙着脸歪着嘴傻笑起来。虫虫与玖儿看到家里四处贴着喜字，面面相觑，虫虫嚷着：“你们真结婚了，也不等我们回来？”两个孩子都在上寄宿学校。今天周五，幸好别样红没忘了接他们。

厨房里的烟火气被别样红轻盈地燃起。在米香、菜香的引诱下，胡信明靠着门，捧杯热茶，他看到厨房明亮的灯光下，有温暖在弥漫。看着自己喜欢的女人做饭，晕晕的幸福，在不大的空间里打着旋涡。他有些冲动，眼里流淌出潮潮的欲望，无意识地，他双手从后面抱住了正在洗菜的女人，用下巴抵在她的发间摩挲。别样红突然地僵住了。柔情洪水般袭来，没有任何预兆，她像个溺水者，内心充满惊吓。但她的身体依恋着这种气息，以致双眼垂闭，享用这刻曼妙的时光。

咚。咚。咚咚……开始是轻轻地，接着是粗鲁的。玖儿敲着门，

望着他们的亲昵，一脸严肃的模样。两个大人迅速闪开，玖儿笑了，她说：“哎，外婆操空心，来学校跟我说，要小心你们吵架，都黏在一起了，怎么吵啊。”胡信明尴尬地讪笑着，伸出宽阔的手掌拦住玖儿的视线，说做作业去，这里少儿不宜。

3

一到周末巫紫就惆怅起来，两天的时间她只有两种选择，不是在牌桌上，就是在娘屋里。这周，林子香翁小凡姜蓝都说有事。其实，她们的想法是去与一个情场失意的人打牌，无异于送死。所以，昨天一下班，巫紫就骑着摩托从镇上回到溪水村。也不知从何时起，她并不想回到这里，总觉得自己像个空壳样回到这个冷冷的家，妈妈屋前屋后屋里屋外忙个不停，爸爸唠叨没完，总跟她怄气似的，对她爱理不理的。眼睛却总往对面山坡上蓝色琉璃瓦白色瓷砖墙的大房子看。那是别样红为家里张罗新砌的。

这样的一幢房子，让爸爸对自己生出许多意见来，他说：“同样是女儿，人家却能这样顾家。”妈妈守旧，说：“我们又不是没儿子，大房子，儿子砌就是。”巫紫的弟弟在市里安了家，找的老婆也是市里的。他们回都很少回来。对妈妈的指望，巫紫在心里冷笑，也知道妈妈总以为自己生了儿子，了不起。别家只有两个女儿，别样红与妹妹别样美。

别样红家的大房子与巫紫家隔了两个山坡一口大水塘。从前，她们那里叫溪水外村，是在这个村子外边建起的村落，那是几百年

前的旧事了。梅溪镇曾是水陆要塞，往来于镇上的人很多，诸如商贾、人力、盲流、艺人各个层面的三教九流都想在这落脚，镇上住不下，便向四周扩散。外村，基本上不是梅溪本地人。但不管溪水内村人怎样挤兑他们，几百年来，他们就在那住下了，在那生息繁衍，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的语言，所有的一切与溪水内村人没有任何区别。但内村人却一直莫名其妙的有优越感。

巫紫与别样红在这种背景中一起成长，之间的明争暗斗躲都躲不开。因为学习成绩不如人家，到后来，巫紫放弃与她的攀比，学生之间，比的是学习，比不赢，就不去自讨没趣。那个时候，巫紫就希望别样红考一所远远的大学，从此不要回来。别样红高考筐瓢，谁都不知道巫紫有多难过。当初听说她考到省城的师范大学，巫紫轻轻嘘了口气，想着她是不会回来了。可是四年后，她学的专业，让她只能回到镇上的中学当一名语文老师。巫紫从市里的财校毕业后，毫无悬念地回到镇上的农村信用社上班。

胡信明是她们的同学，从小就喜欢别样红，可是人家不待见他。他是农校的毕业生，前景暗淡地在镇委办打杂。每次去学校找别样红受了气，便跑到巫紫这里倾诉。巫紫骂他，你贱啊，干吗呢？有一次，他们一起喝酒，巫紫桌子一拍，说你胡信明有眼无珠吧，我巫紫喜欢你这么多年，你没点感觉。胡信明也桌子一拍，只要你喜欢，我们就成了，天地作证。大伙一笑，不要天地作证，我们作证。镇上的饭馆，从开饭馆的到在饭馆吃饭的人，都是熟人。那晚店老板，还免费送了几瓶酒，见者有份，大家一起端杯庆贺。

可是到后来，胡信明像是有些被逼，在两个人的感情中他总是